

曹溶岭南交游考

——以朱彝尊、龚鼎孳为中心

栗娜¹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曹溶是清初名宦,为官遍及南北,门人幕客众多,交游极为广泛。在清初士人交游圈之中,曹溶处于一个较为中心的位置,其交游经历,对于完善清初士林交游的图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岭南任职时期是曹溶交游的高峰期,以朱彝尊为代表的前明遗民和以龚鼎孳为核心的广东官员,都在此期间与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段经历,亦是曹溶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期,在此之后,曹溶为官的意图进一步消退,最后选择了归隐不仕的道路。研究岭南时期曹溶的交游,是构建其生平脉络和交游网络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探寻其心态转变和最终道路选择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曹溶 交游 岭南 朱彝尊 龚鼎孳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5-0029-08

作为嘉兴文化名人,曹溶(1613—1685)集大吏、文学家、藏书家、知名学者等身份于一体,在广东、山西为官时,幕中曾聚集朱彝尊、屈大均、顾炎武、李因笃等名士,足见其在清初士林举足轻重的地位,俨然士林领袖。近年来,学界对曹溶研究逐渐深入,集中在文学成就、学术贡献、生平交游等领域,且均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就曹氏生平交游而言,谢正光《顾炎武、曹溶论交始末——明遗民与清初大吏交游初探》^[1]²²²及《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1]³⁰¹二文,开辟在前,分别从个人与群体的角度入手,对曹溶的交游做了详尽考察,主要集中在曹为官山西的阶段;曹秀兰在《曹溶词研究》^[2]中,专辟《曹溶与朱彝尊交往始末》一节,予以专门的考证;张宗友为朱彝尊编撰年谱^[3],对朱、曹二人不同时间的交游,条分缕析,用年谱条目的形式加以勾勒与呈现。

但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考证精详的曹溶年谱问世,有关曹溶生平交游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如曹溶任职岭南(指担任广东左布政使)期间的交游情况,相关研究虽有涉及,但并不全面,史实有待进一步厘清,细节有待进一步丰富。如果回顾曹溶一生,便不难发现,岭南任职是曹溶广泛结交明遗民(包括“贰臣”)的时期,是其思想发生较大转折的时期,甚至决定了曹溶今后的文献取向与政治走向,因此,曹溶此际交游,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

一、曹溶岭南为官时间考

关于曹溶在岭南的任职时间,《清史列传·贰臣传》载:“(顺治十二年)九月,诏吏部、都察院会奏侍郎、寺卿等官,才优经济者改外用,溶预焉。遂授广东布政使。十三年,遇京察,户部以溶曾任侍郎,已改布政使,牒吏部同都察院核议溶举动轻

¹收稿日期:2019-08-21

作者简介:栗娜(1995—),女,山西晋中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1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曹溶与清初士林。

网络出版时间:2019-09-12 16:58:30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912.1605.004.html>

浮，应以浮躁例降一级，仍外用，因降山西阳和道。”^{[4] 6491}据此，曹溶似乎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于广东赴任，顺治十三年(1656)便改任山西。但考雍正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其卷二十九《职官志》“(国朝)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一条下却云：“曹溶，浙江人，进士，十三年任。”^[5]故曹溶赴广东任之确切时间，究竟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还是十三年(1656)尚有待于查考、论定。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四“顺治十二年十月”条云：“顺治十二年乙未，冬十月……补原任户部右侍郎曹溶、为广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6] 739}其后又云：“顺治十二年。乙未。十二月。辛亥朔。……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等、遵旨会同六科都给事中议奏，开送顾仁、及准考取中之……今升广东左布政使曹溶、应降二级，仍赴布政任。……疏入得旨……曹溶降一级，仍赴广东任。”^{[6] 752}也就是说，曹溶被授予广东布政使之职已在顺治十二年(1655)冬，而因所荐举之顺天府尹顾仁贪污一案被牵连降职似乎已至年末。

考曹氏《静惕堂诗集》卷三十二，有两首相连之作，分别为《乙未除夕》及《丙申元日天津寓舍作》，其后又有《津门元夕》一首。乙未即顺治十二年(1655)，而丙申则为顺治十三年(1656)。既然顺治十三年(1656)元日曹溶尚在天津府，则其赴广东任之时必非顺治十二年(1655)。再考察《元日》二诗前后所作，即知曹溶当在顺治十二年(1655)底接旨启程。

事实上，曹溶离京南下，并没有直接去岭南赴任，而是先行回乡。曹溶在离京之前有《还山二首》之作，经过沧州时也曾写道：“那知愁客舫，剩有故乡云。”^{[7] 344}经考可知，曹溶从家乡启程前往广东，已是顺治十三年(1656)的秋天。《静惕堂诗集》中存留很多曹溶赴任途中之作，而这一系列诗作大致可以按照路线以及时间排列出一定的顺序，其中最早的应当是《招文上人卜隐西溪二首》，诗中云：“舟行秋野昼蒙蒙，秦望亭前翠不穷。”^{[7] 478}稍后的《舟行至富阳》亦有“秋水连城郭，人家半杳冥”^{[7] 344}之句，其时已在秋季无疑。

《诗集》十八卷又有《七夕鄱阳雷雨》一首，既然曹溶七夕之时已在鄱阳府，则其出发之时又可前推至夏末初秋之时。曹溶到任的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当年八月中秋之后。其到达广东境内之时，曾于南雄知府陆世楷处借宿，有《丙申八月入粤宿南雄公署二首》；其后赴广州任职途中又有《中秋雨泊横石矶》一首。横石矶在今广东省清远市，当时属广州府，离府治不远，因此，曹溶抵达广东公署到任的时间，在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中秋之后。

至于曹溶离任时间，学界多语焉未详。据《清史列传》所载，似乎曹溶于顺治十三年(1656)降职后便往山西阳和道就任。但曹溶八月到任，九月就被降级，若当时即离任，实于理不合，且与《静惕堂诗集》所记出入颇大(详下)。此外，雍正年间的《山西通志》中“(国朝)阳和兵备道”条记载道：“曹溶，浙江嘉兴人，进士，康熙六年任。以后裁。”^[8]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六年(1667)，中间相距长达十余年。虽是降调(谪官)，而相隔之长，有违常情，其中肯綮，值得深入探析。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〇三中关于曹溶以浮躁被降级一事的记载：“顺治十三年，丙申，九月，丙午朔。……庚戌，京察在，告……原任户部右侍郎外转广东左布政使曹溶，以浮躁降一级、调用。”^{[6] 804-805}此处并未提及其调用之所，但同条又有“升江南右布政使冯如京、为广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补外转给事中郭一鹗、为山西按察使司副使、阳和道”之语，也就是说，曹溶确于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被调任，其继任者也被任命，但他具体调往何处尚未确定。

考《山西通志》中所记载的从郭一鹗至曹溶之间的官员，与《世祖实录》中的记录相对应，其为官期限大致可以确定，即：郭一鹗，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至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任；李士禎，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至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任；骆腾，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始任。其后便无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曹溶在此期间未曾于山西阳和道任职。钱林《文献征存录》记载：“(曹溶)服除，补山西按察副使，备兵大同。”^[9]乾隆《续通志》卷一百三十六《职官略》下“按察分司诸道”条有云：“明制，以按察司副使监事分司诸道。”^[10]其下诸道有阳和道。阳和道属大同府，那么曹溶离任后或因服丧未任职(详下)，其后则以按察副使职分巡阳和道。考《静惕堂诗集》卷五，有《丁酉四年闻祖母之变赋怨诗二首》，丁酉即为顺治十四年(1657)，则曹溶或在此年因丁祖母忧而去职。离开广东也当在此时，其归途所作《舟次蒙驿欲游南华山寺不果纪事八首简天近旅庵二宪

副》其一下自注“去年入粤过此亦不得游”^{[7] 351}亦可相佐证。曹溶离粤前，自作《赋归》一首，云：“山中虚舞鹤，秋气忆羹莼。”^{[7] 352}朱彝尊《送曹方伯还里》中亦云：“秋风空日夜，歧路渺关河。”（《曝书亭集》卷三，四部丛刊影清康熙刻本。下同。）可见，曹溶回乡的季节，应属秋季。故而曹溶于广东任上的时间大致可以确认为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至顺治十四年（1657）秋之后。本文主要考察的范围，大抵在此期间，为使内容更为完整，关涉曹溶到任前后的部分，可能有所外延。

二、与明遗民的交游——以朱彝尊为中心

曹溶为官岭南，尽管只有1年左右，但同当地士人交游颇众，情谊甚笃。交游者中，以遗民为多。究其原因，一是广东乃是南明朝廷终末时期最后被攻破的几处据点之一，因而此处聚集的明朝故吏及抗清志士数量众多。二是曹溶于广东多访名山大川，而山林之间，正是那些逃避清兵追捕的抗清集团以及躲避征召的名士藏身的最佳去处。当然，如此众多的交游必然与曹溶本身有意寻访有关，而从他这种有意的追寻以及他与上述士人的唱和之作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之中，或许可以探寻出曹溶对于明清两朝所持的幽微态度。

在与明遗民的交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曹溶与朱彝尊的交游。在《静惕堂诗集》中，曹溶于岭南的唱和之作，与朱彝尊相关的占据了不小的分量，探讨曹、朱二氏之交游，具有代表性。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别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人，与曹溶为同乡。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儒，次年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其后擢经筵日讲官，知起居注，二十二年（1683）入直南书房。康熙三十一年（1692），罢官归田，着意著书，成就颇丰，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明诗综》《词综》等^{①2}。朱彝尊与曹溶的交往，始于世交姻亲，又盛于诗词相许，几乎贯穿了曹溶的一生。对于朱彝尊来说，曹溶也是他亦师亦友的前辈，故而他在为曹溶《静惕堂词》作序时曾说：“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先生。”^{[12] 920}而他与曹溶交游的经历，正如他在《序》中所言“彝尊忆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是始自“南游岭表”之时，因而二人在岭南的交往，对其词风及思想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而于曹溶而言，这段在岭南时的交游也让他怀念不已，多年后归隐乡里，朱彝尊过访之时，他尚作《锡鬯夜过园中四首》追忆之。此段交游，必有其值得瞩目之处。

关于朱彝尊前往岭南的时间，其《杨历岩题名》云：“当太守兄之官日，阳明府自西知高要县事，期予同往。”（《曝书亭集》卷六十八）太守兄即指陆世楷，雍正《广东通志》载其于顺治十三年（1656）任南雄知府，朱彝尊既与之同行，其时亦当在顺治十三年（1656）。其孙朱稻孙、朱桂孙为其所作《祖考行述》中亦云：“明年（顺治十三年），海宁杨公官岭南，以币聘王父课其子，即晚研先生兄弟也。”^{[12] 950}朱彝尊动身之前作《将游岭南留别故园诸子》中曾云：“骊驹长路起秋尘，远客清樽不厌频。”（《曝书亭集》卷三）故而大致可将其出发时间确定在顺治十三年（1656）秋。^③但正如前文已经提及者，朱彝尊到达广东后并未直接前去投奔曹溶，而是前往高要县，客于杨雍建幕中。考其诗作，其赴广州的时间应在顺治十四年（1657）春。朱氏《南车草》有《夜宿澜石村舍》一首。澜石村，在广州府境，知此诗当是途中所作。诗中云“溪鱼供晚食，霜红改春衣”^{[12] 918}。其后又有《澥珠寺》一首。澥珠寺，当指海珠寺，即海珠慈度寺，寺今已不存，但考其址，应在广州城中。其中亦云：“古寺中流见，春潮极浦连。”由上可知，朱彝尊赴曹溶幕时在顺治十四年（1657）春（另参张宗友《朱彝尊年谱》29.6条、29.7条所考）。

朱彝尊到广州后与曹溶的唱和之作颇多，而其中多以曹溶宴集诸宾客为主，如曹溶于自己所筑蓬轩中聚集幕客时有《素人锡鬯过饮蓬轩二首》，朱彝尊和作《署中留饮奉酬原韵二首》；其后曹氏又有《锡鬯再过三首》，朱彝尊又和作《奉酬见赠原韵三首》。此外，尚有龚鼎孳、曹溶、朱彝尊三人春夜相聚于春星亭共作、端午节曹朱二人珠江观渡之作、二人谈砚对作等。虽然这种往来所作以限韵酬唱为主，但人们仍能从中管窥曹溶此时的心境。春星亭夜集之时，曹溶作《春星亭夜集用游何将军山林韵十首》，其三云：“远放途穷客，艰危强自支。”其八又云：“抑抑风霜志，浮荣未遣随。”其六则云：“已订为邻约，乡心

^②①关于朱彝尊的学术著述及其对清初文献传承的贡献，详见文献[11]。

^③①张宗友《朱彝尊年谱》28.5条：“秋，授徒不给，生计困顿，遂应杨雍建之聘，往游岭南，课其子杨中讷。缪永谋、李镜等为送行。值陆世楷赴南雄知府任，遂邀约同行。”（第65页。）

下越川。”^{[7] 349-350}合而观之，可见曹溶多重的复杂心境，由远谪南粤的困苦到由此产生的对宦海沉浮的厌倦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归隐田居的向往。反观朱彝尊的和作，颇多“车马喧何有，田园乐自知”“自得逍遥乐、何求适莽苍”“王子思归赋，山人劝酒歌”之语，无不流露出田居生活的轻松闲适，与曹溶诗中对宦海生涯的艰难相对照，不难想象曹溶对于田居生活的追求。此外，曹氏所作《素人锡鬯过饮蓬轩二首》《锡鬯再过蓬轩二首》中，也多有似“世儒轻凤彩，吾道本鸥群”“得邻贫易遣，遁野迹全安”之类隐晦表达自己归隐之志的诗句。

除了归隐之志，曹溶与朱彝尊的交往亦不可避免地如同他与其他遗民的唱和一般，隐约表现出自己的故国之思，其中最为明显的，当数二人同和王士禛的《秋柳》诗一事。正是因为王士禛原诗中就隐晦地表达了对明亡的哀叹，故而二人的和作或多或少都带上了同样的色彩。朱彝尊在其和作《同曹侍郎遥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中直言：“亡国尚怜吴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曝书亭集》卷四）非常直接明确地表达了其诗作的主旨，而相较于王士禛与朱彝尊，曹溶的和作则显得隐晦很多，他在所作《秋柳》中写道：“攀折竟随宾客尽，萧疏转觉道途寒。”继而写自己：“正值使臣归去日，西风别酒望长安。”^{[7] 485}先以被宾客攀折殆尽的秋柳写故国凋零的惨景，再联系自身现在只能空相追忆的无奈境况，虽说没有直接点出对故国的哀思，但正因隐晦而显得格外沉痛。这也正是他与遗民交游之中，一个深藏在内心深处却又不可忽视的内核所在。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其他遗民的唱和之中发现端倪。

邝日晋，字无傲，一字槩庵。南海人，崇祯时官总兵，广州破，随张家玉起兵东莞。明亡，不复出仕，隐居佛山。后潜心事佛，削发为僧。^①观曹氏《静惕堂诗集》，其隐居佛山之时，正值龚鼎孳以上林苑监一职颁诏广东，故而曹溶常偕龚氏一同前往邝日晋之磊园游访，三人除游园之外，亦多对饮，故有不少唱和之作。其时曹溶有《赠邝无傲二首》，诗中写道：“风云少壮游难再，鸡黍留连约自真。”^{[7] 480}这隐隐流露出的，就是对年华不再的惋惜、追忆以及对邝日晋田园家居生活的向往；而龚鼎孳却在其同时所作的《佛山过访邝无傲和秋岳韵》中写道：“壮怀徙倚横江楫，暂卧东皋折角巾。”^{[13] 596}其中颇有少壮之气盈怀，亦有他日东山再起的企图内含其中。这两首唱和之作，似乎又反映了曹溶与龚鼎孳的某种不同之处，曹溶之“鸡黍留连”与龚鼎孳之“暂卧东皋”，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龚曹二人对于清廷的失望以及之后官场追求取向的不同，这从某种角度上，已经折射出最终他们走向不同道路的原因。

陈子升（1614—1692），字乔生，南海人。隆武时以贡生荐授中书，历任南明兵科给事中。永历年间起兵抗清，事败而匿，流转粤东山林终老。其兄陈子壮，于抗清事败时被擒，不屈而死。^②故曹溶在离任赠别之时所作《别乔生》中云“名门忠孝远，落落溷风尘”，^{[7] 351}当指此事。同时，曹溶在此诗中，将为抗清而死的陈子壮称之为“名门忠孝”，从侧面反映了其对陈家忠烈之举的深层认同。此外，曹溶有回复陈子升寄讯之作《陈乔生谈西樵山之胜寄讯》云：“粤野幽多玉磴连，羁心难泛杪春船。常从客语思攀葛，更喜禅栖远控弦。松下鹤驯双涧雪，峰头花覆五城烟。旧时樵舍今余几，不改长林伴醉眠。”^{[7] 481}首联始于羁旅而无心泛舟，尾联却结于归隐而醉卧山林，整体上表现了曹溶当时的思想倾向，虽不免有一些夸饰的成分在，但也能管窥其内心深处对宦海沉浮的疲倦和对归隐山林的渴望。这种归隐山林的主旨，基本上贯穿了曹溶与遗民交往的始末，而这正与他内心深处对于出仕二朝的隐约悔恨有所联系。曹溶对于身事二朝的愧悔之意，在他与张穆和伍瑞隆二人的交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张穆（1607—1683），字穆之，号尔启、铁桥。东莞布衣，工诗善画，尤善画马。曾入南明兵部任职，因不满于朝廷内部自相残杀，遂返乡归隐不复出。周亮工《读画录》载其“尝读书于罗浮山石洞，得其山岚隐现，故画山水亦有生气”，^[16]而其读书罗浮山之时，正为曹溶于广东为官之时，曹溶与他的交游，也始于此时。其时，曹溶有《张山人画罗浮图见贻赋答四首》，诗中有“南去无消息，微官苦累人”“何时真着屐，与尔共荷衣”^{[7] 349}之语。此外，曹氏又有《答张山人二首》，诗中同样提到“有淚淹残发，无才靖百蛮”“特愁行乐语，日伴子规听”^{[7] 350}，字里行间隐约表达了一种厌倦羁宦生涯、渴望早日归隐乡里的期盼。而这种期盼之间，似乎又夹杂了对于清廷予其待遇的不满。

而这种不满，出现在与明遗民的唱和诗中，不得不让人深思，其中是否隐含了曹溶对于明亡后出仕清朝的些微悔意。伍瑞隆（1585—1666），字国开，号铁山，又号鸠艾山人，小榄人。崇祯十年（1637），丁丑科会试副榜进士，出任化州教谕。先后

调升户部主事、员外郎，管仓场，任河南大梁兵巡道、兼署藩臬两司。南明绍武元年、清顺治三年(1646)，为绍武帝特进太仆寺正卿，中议大夫。南京陷落，便返广州。广州被攻陷之时，伍瑞隆亦被捕，放还后，归故里香山县大榄都飞驼山下西头坊。

后结庐于邑城鸠、艾两山之间隐居，从此自号鸠艾山人。伍氏工诗善画，有《临云集》《辟尘草》等。^③曹溶与其关系密切，二者在崇祯年间便熟识，《静惕堂诗集》有《简伍民部铁山》《送铁山备兵大梁》等，即为二者在其时交往之作。而曹溶于岭南任左布政时，伍瑞隆亦隐居于此，二人或有过从。在曹溶离任之前，曾作两篇赠别之作予伍瑞隆，其一为《留别伍铁山二首》^{[7] 243}、其二为《别铁山六首》^{[7] 259}，在这两篇之中，曹溶的思想倾向显露无遗。首先，他在《留别伍铁山二首》其中一写道：“壮翼慕万里，弱志羁一隅。洪流荡危幟，仕宦非良图。熠熠丘中兰，运去摧为刍。奇服激众指，珠徙泽自枯。”

这首诗，非常直接地表现出他对于求取功名、匡扶社稷的追求；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表明之所以沦落至今的原因：一是时运不济，二则是官场倾轧。正是在这种宏图难展、功名无望的境况下，曹溶只能无奈地发出“仕宦非良图”的慨叹。在其后的《别铁山六首》中，曹溶进一步表现了这种对仕途的失望。虽然伍铁山在临别之时，尚以“策我仍奋飞”激励之，但曹溶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大道有恒运，穷达亦甚微”，即使“黄鹄嗜翻飞”，却也“惧为弋人昧”，在“天道无常亲，小人亿其端”的现实中，伊周也难免有“匡时难”之慨叹。既然如此，“濯缨五湖水，戢志眠田庐”，激流勇退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与曹溶内心深处对于“立德”的渴望是不可分割的，在《别铁山六首》之中，便有“大义贵终始”“平生寡奇节”“善自持德几”等强调自身节义之言，而考其《静惕堂诗集》，这类论调不在少数。

因而可以推断，在曹溶对仕宦的失望、对归田的向往之外，潜藏在其内心更深层的，是对于出仕清朝的纠结矛盾，以及对于仿效遗民洁身立德的渴望。这种情感平日潜藏在他内心深处，但是在遇到当初“各有万古期”、却最终“中道成蹉跎”的挚友之时，这种情绪便不可避免地自然流露。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曹溶在《别铁山六首》中曾写道：“忆昔同朝欢”，这与同卷中《厓山怀古》的内涵相切合，似乎也侧面表现出曹溶对前朝的某种留恋。

总的来说，相较于与“贰臣”交游之中表现出的对官场的厌恶，曹溶与遗民之间的往来，则更侧重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虽然在与“贰臣”的唱和中，也不乏这一因素，但其中尚存有一定的建功立业的希冀，不像在与遗民的唱和之中表现得这么明显。而这种归隐山林的愿望，与曹溶内心深处对于出仕清朝导致的名节有损的痛苦是分不开的。对于忠义不全的追悔，使他在面对前朝遗民的时候，尤其表现出想要挽回的欲望，这一情感表现在外，就是对隐居不仕的强调。某种意义上，曹溶对于前朝的追忆，也并非显示出他对明朝的深切感情，更多的，可能只是他对于自身道德的竭力挽救，这可能也正是他最终选择退出官场的重要原因所在。

三、与“贰臣”的交游——以龚鼎孳为中心

论及曹溶在岭南的交游，首先不能忽视的是，他是因迁官而赴岭南，故而途中交游的主体应当是沿途各地的官员，而在这些官员之中，“贰臣”又是其中与曹溶往来更为密切的一个团体。由于曹溶本身即被定义为“贰臣”，理论上来说，与他的志趣最为相契的便是这个群体。既然如此，考察曹溶在岭南时期与所谓“贰臣”的交游情况便十分必要。由于曹溶与这些“贰臣”相互之间的唱和较为零散，此处只以与他交集最多、关系也最为密切的龚鼎孳为例，集中讨论他们二人之交游。

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入清，以原官起用。康熙年间

^① ① 邝日晋生平，参见[清]张其淦编，[清]祁正注《明代千遗民诗咏》，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第66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页230。

② 陈子升生平，参见：文献[14]，页3064—3065；无名氏撰《海东逸史》；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第108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页505。

③ 伍瑞隆生平，参见：文献[14]，页3393；[清]陈衍辑《感旧集小传拾遗》；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第27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页776。

官至礼部尚书，卒谥端毅。有《定山堂诗集》《香严词》等。龚鼎孳少有诗名，与曹溶并称“龚曹”。除了诗文成就上的相近，他们为官的经历也殊为相似。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形容他二人关系时说道：“在崇祯时，同有台声谏，入清后，屡蹶屡起同，而诗才如海亦略同。”^[15]即言其宦海浮沉经历的近似。而曹溶降职赴岭南任职之时，龚鼎孳也同时被降职，其降级之多更甚于曹溶，二人于岭南相会，亦颇多酬唱之作。

按《世祖实录》及《清史列传》的记载，龚鼎孳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以刑部任上满汉两议，引罪回奏又颇多支饰而降八级调用；十二月顺天巡按顾任以贪污下狱，其人系龚鼎孳、曹溶等人所荐举，曹溶被降一级，龚鼎孳则由是再降三级调用。次年，也即顺治十三年(1656)四月，补任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载：“补上林苑署丞，颁诏粤东。”^[17]颁诏之事，亦有吴伟业《送旧总宪龚孝升以上林苑监出使广东》及曹溶《闻芝麓赍诏将至三首》（“借问使臣谁，云是我所依”^{[7] 257}）可佐证。考《清史列传》有云：“闰五月，大学士成克巩论鼎孳党护左通政使吴达隐其弟吴逢通贼事，请勘讯下部察问。鼎孳以不知逵为达弟申辩，罚俸一年。”^{[4] 6594-6595}龚鼎孳五月既尚在京申辩，则赴粤颁诏当在五月初。

考龚鼎孳《定山堂诗集》中诸作，其赴粤诸诗前有《中秋夜沧州舟中坐月》及《中秋沧州舟中》二诗，则其出发时间当在八月初。《闻芝麓赍诏将至三首》即曹溶于龚氏赴粤途中所作，诗中有“贻我相见期，得罄平生欢。会和本常分，情至难为言”之语。龚氏集中又前后有《舟中立春》《岭南元旦次秋岳韵》二首，则龚鼎孳抵达广州当在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与立春之间。又考其后寄别、留别诸诗，皆作于花朝节前，则龚鼎孳离粤应不晚于当年仲春，其时曹溶有《送芝麓还朝四首》相赠，诗中有“曰承皇华命，返旆于国都。隆寒下双毂，初春戒泥涂”^{[7] 257}之句可相参证。又据严传，“（龚鼎孳）途次量移太仆寺主簿，再移上林苑丞。京察，部议镌级补外，奉旨补国子监助教”，可知其抵京任职，又在顺治十五年(1658)。

龚鼎孳在岭南虽然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但这段时间与曹溶的交往应当比较频繁，在龚鼎孳抵达广东后，二者多有酬唱之作。龚鼎孳抵粤不久，便逢元旦，其时曹溶作《丁酉元日》，龚鼎孳作《岭南元旦次秋岳韵》相和；春星亭宴游之时，二人分别作《春星亭夜集用游何将军山林韵十首》《春星亭同秋岳夜集用杜少陵韵十首》；同游五羊观时，曹溶有《游五羊观四首》，龚氏则有和作《和秋岳游五羊观四首同程周量作》；二人同过邝日晋斋，又分别作《同芝麓过邝无傲斋二首》《秋岳偕至佛山同张登子饮邝无傲斋中二首》。（龚鼎孳另外有七律《佛山过访邝无傲和秋岳韵二首》，但《静惕堂诗集》中似无原韵诗。）此外，二人有《西洋布》《西洋烛》二首同题同韵诗，当为二人同赏西洋货物时同作。又曹溶有《春日饮五羊观二首》，龚鼎孳有《春日袁亦文招同秋岳饮五羊观二首》，两篇题目相关而用韵不同，或为同时所作。其余尚有诸篇，不一而足。

二者酬唱之多，在各自的岭南诗作之中，都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这一事实，正反映了曹溶与龚鼎孳关系之亲密。显然，这种密切的关系，与二者的同为“贰臣”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的关系与共同身份的联系，囿于酬唱诗的题材所限，表现的不是十分明确。但是在互赠的送别诗中却极为显见。在曹溶赴粤之前，龚氏便作《秋岳出领粤东左藩赋送八首》相赠，其中写道：“晨风好纵南飞翼，莫作云霄铍羽看”“一官按剑情终恕，四海登车路未荒。”^{[13] 573}虽然其中不乏对时事艰难的慨叹，但整体的基调是鼓励曹溶即使身处边境，亦当一展才干，实现抱负。

而自己将赴粤时，又作《读友人寄怀秋岳诗和柬秋老四首》，中云：“蹶履东吴隐计饶，悔同解薛再登朝。”^{[13] 582}其中之意，颇同曹溶《送芝麓还朝》中“仕宦不益人，祇觉田园荒”^{[7] 257}。也就是说，在互相勉励的同时，如同“龚曹”这一类的“贰臣”面对自己颇为艰辛波折的为官经历，还是不免有些心灰意冷，但是这种低落是暂时的，求取功名的渴望时刻鞭策着他们。龚鼎孳离粤之时，曹溶有《送芝麓还朝四首》《三水舟中与芝麓饮别二首》两篇赠别之作。《送芝麓还朝》云：“曷不振长策，奕奕持要枢。世士偷安，君子方驰驱。”^{[7] 257}《与芝麓饮别》云：“幸为摩天翮，不作泥中蟠。慷慨坚子持，无畏行路难。”^{[7] 258}正与龚鼎孳当初送曹溶赴任所作情感相契，表达出二人相互勉励的深切情谊。

总的来说，这些赠别诗均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龚曹这样的“贰臣”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即对建功立业的向往以及在这种向往驱动下的汲汲营营。在这种对功名的钻营之中，不乏因他们的特殊身份而带来的坎坷，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特殊的“贰臣”身份，使得他们在事实上无路可退，从而在诗中流露出一种无畏前路艰难、一心振翅而不愿铍羽的情绪。正是因为曹溶与龚鼎

孳这种心态上的共通之处，使得他们二人的关系显得尤为紧密。

四、结语

曹溶作为明清易代之际一位影响较为深广的人物，他历仕明清二朝又最终选择隐居不仕的经历非常值得人们研究。从他在清廷为官中期于岭南任职时的交游情况，我们似乎能窥探出一些端倪。在同为“贰臣”的龚鼎孳尚且怀揣着暂卧南粤以待他日振羽而飞的壮志豪情之时，曹溶似乎已经不复当初那种“壮志怀恳切，欲排生民患”的踌躇满志了。相反，在这个时期，他的诗作中就已经频繁出现想要归隐田园的语句，而这种渴望，在与朱彝尊等遗民的论交之中，体现得更为鲜明。

在这些诗作中，他频频使用“鸡黍留连”“长林醉眠”“乡心”“遁迹”之类的词汇，正是他对于归乡躬耕愿望的具体表现。与遗民的交往，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于归隐的向往。而从更深层的层面上来说，归隐的愿望与曹溶对于宦海生涯的厌倦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厌倦事实上进一步激化了曹溶内心对于挽回自己名节的渴望。对于德行的强调表现在外，导致曹溶在与遗民的交往中，格外注重表现自己对前朝的怀念和对出仕的悔恨，这种复杂又多重的思想，或许是易代之际出仕两朝的“贰臣”们心中共有的难言的纠结。

参考文献：

- [1] 谢正光. 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 曹秀兰. 曹溶词研究 [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181.
- [3] 张宗友. 朱彝尊年谱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4.
- [4] 王钟翰, 点校. 清史列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 郝玉麟, 等. 广东通志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 234.
- [6] 清实录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曹溶. 静惕堂诗集 [M] // 清代诗文集汇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8] 觉罗石麟, 等. 山西通志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 750.
- [9] 钱林. 文献征存录 [M]. 台北: 明文书局, 1985: 671.
- [10] 嵇璜, 刘墉, 曹仁虎, 等. 续通志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 245.
- [11] 张宗友. 朱彝尊与清初文献传承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8, 55(5): 142—150.
- [12] 朱彝尊. 曝书亭全集 [M]. 王利民, 胡愚, 张祝平, 等, 点校.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 [13] 龚鼎孳. 定山堂诗集 [G] // 清代诗文集汇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4] 陈田. 明诗纪事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15]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552—553.

[16] 周亮工. 读画录 [M] //周骏富, 编. 清代传记丛刊. 台北:明文书局, 1985:105.

[17] 闵尔昌. 碑传集补 [M] //周骏富, 编. 清代传记丛刊. 台北:明文书局, 1985:727.